



# 冰河洗劍錄

梁羽生 著

梁羽生 著

中



梁羽生  
作品集

26

冰河洗劍錄

中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河洗剑录 / 梁羽生著.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0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45-0

I. ①冰…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4928号

---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0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 目 录

第二十回	望门投止惊奇变 月现云开识诡谋	323
第二十一回	忽闻情海生波浪 又见伊人送药来	341
第二十二回	烛影摇红腾杀气 刀光如雪闹华堂	363
第二十三回	痴情未吐身先死 孽债难偿烛已灰	377
第二十四回	痛失爱儿拼老命 惊看情侣斗亲娘	395
第二十五回	玉女有心随侠士 少年仗义斥奸邪	409
第二十六回	圣寺竟容宵小辈 高僧无语对良朋	425
第二十七回	迷途大漠遭奇险 识路神偷遇敌人	435
第二十八回	又见穷边腾剑气 忽闻域外起风雷	455
第二十九回	法王复位奸谋破 小侠遭殃魔女来	475

第三十回	不意桃源逢玉女 谁知王子是奸徒 .....	491
第三十一回	神功凭藉天心石 秘密深藏一纸书 .....	507
第三十二回	善恶易分须抉择 友仇难辨最彷徨 .....	527
第三十三回	练得神功除大敌 喜闻义士护孤儿 .....	541
第三十四回	惆怅冷宫窥隐秘 凄凉禁苑话前因 .....	561
第三十五回	弟兄相见不相识 恩怨纠缠尚未明 .....	577
第三十六回	骨肉团圆悲化喜 爱情交集梦如烟 .....	591
第三十七回	神鹰展翅惊强敌 玉女施针表素心 .....	607
第三十八回	异丐玄功伤毒妇 神偷妙手慑同行 .....	625

## 第二十回 望门投止惊奇变 月现云开识诡谋

那“叶公子”道：“我现在没有工夫和你们多说，两件事情，你们仔细听着，第一件，江海天你现在马上得跟我走，你不必害怕，我愿将你当作客人。第二件，华天风，我知道你身上有小还丹，我只要你一颗，你快给我。”

华云碧生怕这人伤害她的父亲，根本就未曾将他的话语听进耳朵，转身便跑，一面跑一面叫道：“海哥，你还不亮剑！”

那“叶公子”冷笑道：“你们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么？”脚尖一点，身似离弦之箭，倏地追到了华云碧背后，江海天大怒喝道：“恶贼休得行凶！”展开八步赶蝉功夫，冲上去就是一掌！

那“叶公子”反手一拍，说道：“谁说我行凶了？我是诚心请客，诚心求药！”江海天怕他用大乘般若掌，一出手便是专破内家真气的一指禅功。

那“叶公子”面色陡变，喝道：“江海天，你好狠，你这才是行凶！”江海天刚发觉他的掌力不是大乘般若掌，对方已倏地变招，双掌齐发，第一掌来得无声无息，紧接着的第二掌却发出闷雷似的声响。第一掌是绵掌，第二掌才确实是大乘般若掌。

江海天全神贯注的是他的大乘般若掌，冷不防却先给他的绵掌击中，这绵掌用的是阴柔掌力，功夫深时，可以碎石如粉，幸亏江海天身穿宝甲，又有护体神功，不致受伤，但给他打了一掌，也得转了一圈，才消解了身受的那股力道。可是这少年也没便宜，饶是他变招得快，江海天那一指也沾着他的皮肉，将他迫退了几步。

江海天身形未稳，那“叶公子”已然又到，冷笑说道：“江海天，你真是不知好歹，我请你不动，可就要抓你去了。”江海天大怒道：“你有本领就试试看，谁稀罕做你的客人。”

这少年一个“盘龙绕步”，左足飞起踢江海天膝盖“环跳穴”，右掌劈他肋骨，左臂一弯，一个“肘锤”又撞他前心，这一招三式，有如奔雷骸电，迅猛绝伦。

江海天急用“天罗步法”闪避，但听得“蓬”的一声，前胸已给对方“肘锤”撞中，虽有护体神功，也觉肋骨隐隐作痛。

江海天心道：“我不出杀手，只怕对付不了这个恶贼。”刷的一声，宝剑出鞘，那少年冷冷道：“我知道你有宝剑，宝剑又何足惧？”江海天使了一招“横云断峰”，横削过去，江海天究竟是心地纯厚，虽说决意施展杀手，但这一剑却还不想取他性命，只是想削断他的手腕。

那少年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看剑！”在这刹那之间，长剑亦已倏地出鞘，但见他一个拗步回身，不但避开了江海天那一招“横云断峰”，而且反圈到江海天背后，寒光闪处，一招“李广射石”，主客易位，径刺江海天肩后的“风府穴”！

华云碧禁不住失声惊叫，江海天反手一剑，那少年识得他这宝剑的厉害，忙一个“大弯腰，斜插柳”，又已移形换位，剑锋削到江海天的膝盖，江海天剑锋反展，用了一招“拨云见日”，将他的招数破了。两人动作都是快如闪电，一沾即分，一触即退，双方的剑招都未曾用实，但却又都是可虚可实，只要哪一方稍有疏神，便立即有血溅黄沙之险。就在这片刻间，华云碧的叫声犹自余音未了，他们已交换了七八招上乘剑法，每一招都可取对方性命。

到了这时，江海天已使出浑身本领，但可惜他在起手第一剑之时，迫得不紧，给敌人反制机先，再要扳成平手，就得大费气力。再加以这少年的临敌经验十分丰富，而江海天却还是第一次与人正式比剑，因此江海天虽有一柄宝剑，相形之下，仍是吃亏。

激战中忽听得“嗤”的一声，那少年的剑刃几乎是贴着江海天的剑脊“滑”将过来，江海天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冷不防给他削去了一段袖口，险险伤及皮肉。江海天一掌击下，那少年又早

已料定他有此一着，反手戳他腕脉，“嚓”的一下，江海天虎口给他掌缘削中，比起刚才接那一招剑招，吃亏更大。

江海天急忙叫道：“碧妹，你和爹爹快走！”却不料华云碧反而停下了脚步，就在这时，只听得华天风嚷道：“走无妄，进归妹！”上乘武学中，讲到最复杂的身形，乃是用易经八八六十四卦的方位来排定的，无妄、归妹都是六十四卦方位之一，江海天声入心通，不假思索，按照华天风所指点的方位走去，果然一剑刺出，剑锋便指到了那少年的肩头，幸而那少年屡经阵仗，临危不乱，急忙沉肩端背，琵琶骨才不至于被宝剑洞穿，可是如此一来，江海天又已反客为主，夺了先手。

华天风又叫道：“攻他下盘，再刺他阳白穴！”要知江海天学兼各派之长，华天风早已看出，他的剑法掌法都要胜过对方不止一筹而功力也不在对方之下，论理决不至于吃亏，吃亏的只在经验不足而已。所以华天风不须说出招数的名称，因为若论招数的变化，江海天所懂得的，华天风也还未必懂。只是教他如何打法，及如何走位便行。

江海天脚踏龙门，绕出震位，宝剑抖起了匹练似的一道寒光，一招“乘龙引凤”，径刺那“叶公子”的眉心，这一招是从天山剑法中变化出来的，尤其是从这个方位刺来，对方的上三路都已在剑光笼罩之下。

那“叶公子”霍地一个风点头，向下一蹲，身躯陡然矮了尺许，挽剑便要刺江海天的脚背，这一招有个名堂，唤作“铁牛耕地”，已是在这样形势下，应付得最恰当的一招，哪知江海天得了华天风的指教，心领神会，向对方的上三路佯攻一剑，迅即便转过来攻击对方的下盘，一掌劈出，刚好劈中对方的臀部的盘骨，但听得咕咚一声，那“叶公子”跌出了三丈开外！

那“叶公子”也好生了得，听他跌得甚重，居然一跃便起，大怒骂道：“先杀了你这饶舌的老杀材！”旋风似的向华天风父女奔去，吓得华云碧面无人色，颤声尖叫。

华天风却是毫不慌张，微笑道：“叶公子，须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叶公子”心中一凛，已听得背后的劈空掌声。江海



天早就提防到他有此一着，这时已是如影随形的追了到来。

那“叶公子”反手一掌，江海天恨他要伤害病人，这一掌也用尽了全力，但听得“蓬”的一声，江海天上身晃了一晃，那“叶公子”却再度给他掌力震翻，在地上接连打了几个筋斗，一溜烟地跑了。江海天也不禁骇然，心里想道：“我用了大须弥掌力，他接连挨了我的两掌，居然还未受伤。”

江海天道：“干爹，累你受惊了，多谢你的指点。”华天风道：“客气的话，大家都别说了，赶快走吧。到了云家庄，咱们才有个安身之所。”

幸喜已到了平地，可以放开脚步，但那云家庄在祁连山西面还有百里，华云碧背着人，究竟不敢跑得太快，走了没有多久，天色已黑，好在有月光，他们便在月光下连夜赶路。路途中华天风发了两次高烧，有一次且昏迷过去，华云碧让他再服了一粒小还丹，才醒过来。

走到大约午夜时分，忽觉眼前一亮，但见一片湖水，在月光下分外晶莹，这个秀丽的人工湖是在山冈合抱之中开辟出来的，远处山峦起伏，湖滨柳树成行，月映湖心，云浮水面，山冈后面，隐隐看见人家。江海天赞道：“果然不愧这‘水云乡’三字。”

他们走过山冈，找到一间大屋，门前有对石狮子，朱漆大门，气派不凡，江海天喜道：“这定是云大侠的住宅了。”当下便上去敲门。

过了一会，里面仍是无半点声息，江海天提高了声音叫道：“华山医隐华天风求见云庄主！”他一时情急，将那朱漆大门，拍得震天价响。华天风低声笑道：“云庄主义薄云天，其实你不必亮出我的名头，他也会收留的。这样一来，反而显得招摇了。”

又过了一会，那两扇大门才徐徐打开，只见火把通明，七八个佩戴着兵器的汉子，簇拥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面皮焦黄，身躯微佝，颇显得有点老态的怪模怪样的人出来，江海天颇觉意外，心中想道，“想不到英名远播的云召，却是这个模样。这些手执兵器的人，想必是他的弟子了？咦，他们为何摆出这个阵仗，竟似如临大敌？”

江海天虽是心有所疑，仍然不失礼数，当下便躬身说道：“晚辈江海天谒见云庄主。这位是我的义父华天风。”那老汉咳嗽了一声，打量了他们三人一眼，徐徐说道：“江壮士误会了，我不是云庄主，我是这里的管家。”歇了一下，又道：“请问三位深夜到来，所为何事？”

江海天道：“我义父受了点伤，想借宝庄养病。”

那管家眉头一皱，说道：“真是不巧得很，敝庄主恰恰出门去了，我们不敢擅自留客。”

江海天听了这话，有如头顶打了一个焦雷，呆了片刻，讷讷说道：“素闻云家庄好客，我们才敢前来，我义父病重，庄主虽然不在，想来也可暂借一席之地安身？”

那管家道：“这位老先生就是华山医隐华天风么？”华天风道：“不敢，正是老朽。”他心力交疲，在路途上又未曾好好歇息，说话低沉，有气无力。

江海天道：“你们看他病得这个模样，怎能还到别处？实是急需歇下来调治的了。就请贵管家行个方便吧？”

那管家脾气极为冷漠，又再打量了华天风一眼，说道：“素闻华山医隐医术通神，若有病，想必也能自行调治，决无妨碍。庄主不在，我们不敢收留杂人。这里有五十两的白银一锭，诸位倘若缺少盘缠，需要买药，便请收下。前面三十多里，便有一个小镇，客店药店都有，诸位请便。我力之所及，只能如此了，请诸位见谅。”言下之意，竟把他们当成是打秋风的。但见他把手一挥，立即有个壮汉捧上一个盘子，盘中端端正正地放着一锭大银。

华天风双眼倏张，愤然说道：“海天，不必强人所难了，走吧！”

江海天蓦地仰天大笑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似闻名！哈哈，云家庄好客之名，原来如此！多承厚赐，心领敬璧！”将那锭大银一捏，那半月形的元宝登时被捏成一团，“当”的一声，江海天将大银掷回盘子，头也不回地便和华天风父女走了。

朱漆大门关上，隐隐还听得那些人在门内谩骂之声，诸声纷杂之中，似听得一个粗豪的声音说道：“要不是师父早有吩咐，我真

想把那小子痛打一顿。哼，咱们云家庄享誉江湖，谁不敬仰，他竟敢如此不敬！”

江海天心中一动，恨恨说道：“说话这人想必是云召的徒弟，哼，那云庄主原来就在家中，却是故意砌辞逐客的。”

华云碧蕴泪道：“海哥，天下之大，难道除了云家庄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别人既不肯收留，你还闹什么？”江海天道：“我只是气他不过。”

话虽如此，但黑夜茫茫，华天风的病又急需觅地静养，更可怕的是：随时还可能有敌人窥伺在旁，除了云家庄，的确难以找到安全的养病之所。江海天和华云碧的心头都感到十分沉重。

华天风一直默默不言，过了约有半个时辰，他们已走过湖滨，想找个山间的猎户借宿，一时之间，尚未发现人家，华天风忽道：“这事看来有点蹊跷！”江海天诧道：“那云召明明避而不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话犹未了，忽见一条人影，如飞奔来，大声喝道：“你们还想逃吗？哼，云家庄是这么容易让你们要来便来、要去便去的吗？”

江海天勃然大怒，朗声说道：“云家庄不让我们借宿，那也罢了，难道你们还想乘人之难，趁火打劫不成？”

那苍老的声音喝道：“放屁！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华天风忙道：“有话慢讲！”

可是，就在这刹那之间，华天风的话声未了，那身材高大的老人已到了江海天的面前，他与江海天打了一个照面，蓦地双眼火红，骂道：“正是你这贼小子！”呼的一掌，就打下来！

江海天一掌拍出，只觉对方的劲力大得异常，饶是他有护体神功，接了他这一掌，也觉百骸欲裂，五脏翻腾，而且被他的掌风一迫，呼吸也几乎窒息！

华天风挣扎着用尽力气喊道：“来的可是云大侠吗？素闻云大侠以德服人，为何见面便打？”

那身材高大的老人道：“与你们还有何理可说？”呼呼两记连环掌又劈过来！

江海天一飘一闪，使出天罗步法，哪知云召的掌力端的厉害非



云召喝道：“与你们还有何理可说！”呼的一掌，就向江海天劈下！

常，他一掌打空，蓦地凌空跃起，双掌仍是连环击下，周围数丈方圆之地，全在他的掌力笼罩之下，饶是江海天身形巧快，亦已无法逃避！

但听“蓬”的一声，江海天右掌拍出，与他碰个正着，左手骈指如戟，便点他的脉门，倏然间，但见两条人影一分，江海天接连地退出了六七步，可是却没有跌倒。

原来他这次是用上了大须弥掌力，且配合了一指禅功。江海天的内功已足够与第一流高手抗衡，这大须弥掌力更是最上乘的护身功夫，只守不攻，敌人纵然远胜于他，一时之间，也无法将他击破。

可是云召的大力金刚掌天下无双，而江海天的临敌经验又太欠缺，云召一掌击出，忽觉对方抗力大得出奇，便蓦地将掌力一收，江海天却不晓临机应变，前面的阻力忽然消失，他不由得身向前倾，就在这第一掌的掌力用“老”，新力未发之际，云召闪电般的第二掌又已劈来，故此江海天才给他震得连退了六七步。这还是由于云召忌惮他同时并发的一指禅功，未敢连续劈出第三掌，要不然江海天早已受了重伤。

说时迟，那时快，云召又已如影随形，接踵而至！江海天怒道：“云召，我敬你是位侠义前辈，不愿与你拼命，你却这等蛮不讲理，当真要迫我与你一决死生么？”云召喝道：“小贼无谓多言，你有什么本领，尽管施展！老夫是决意将你毙于掌下的了。”

江海天适才与他硬对一掌，未至跌倒，心情已镇定了许多，可是云召一掌紧似一掌，江海天接连用了六七种师父秘传的上乘功夫，仍然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云召也不由得暗暗奇怪：“这小子是哪里钻出来的？所学的武功竟是这样驳杂，但每一样功夫却又这样精纯！要是让他多活几年，那还了得？”除“恶”之念一起，掌力越发刚猛绝伦，打得江海天头筋暴涨，汗如雨下。

华云碧叫道：“海哥，拔剑呀！你为什么还不拔剑？”江海天摇头道：“他与蒲卢虎等辈不同，他赤手空拳，我为什么要用宝剑？”原来江海天自小便受父、师的熏陶，对于一个“侠”字最为

着重，尽管他对云召今晚的无理攻击愤怒，但由于云召素著侠名，江海天便也要以“侠义”自持，不愿用宝剑来对付肉掌。

江海天说话分心，险险又中了云召的一掌，华云碧又是怜惜，又是生气，正想再行劝说……

华天风忽地叫道：“海儿，把宝剑掷过来！”江海天以为他要宝剑防身，当下使了一招“脱袍解甲”，斜身发掌，挡了云召的一招，一个退步身，已解下腰间的佩剑，掷将过去。

华云碧早已把父亲放下，将宝剑接到了手，立即拔剑出鞘，便要奔上前去，华天风忽又叫道：“碧儿，住步！你干什么？”华云碧诧道：“爹，你要他把剑给我，是想我去助阵么？”华天风道：“不！我只要你显一显这宝剑的威力，让云庄主开开眼界！”

华云碧怔了一怔，但她究竟是个心窍玲珑的少女，一点便透，心中想道：“对了。这姓云的对海哥如此蛮不讲理，其中必是有所误会。”

华云碧挽了一个剑花，随手削去，剑光触处，岩石应手而裂，石碎纷飞如雨，当真是无坚不摧，挡者立毁！

云召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了这宝剑的威力，也不禁暗暗心惊！要知双方的武功，若是太过悬殊，弱者纵有宝剑，也决非强者之敌，但若相差不远，有了宝剑，便可大占便宜。云召不由得心中想道：“这小子倘若使用此剑，虽然未必便伤得了我，但最少亦已立于不败之地，他为什么不用宝剑呢？”他一直把江海天当作穷凶极恶之徒，这时不禁对自己的想法起了怀疑，掌力也就渐渐放松一些了。

江海天缓了口气，再次问道：“云庄主，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你定要将我毙于掌下。”岂知这一问又撩起了云召的怒火，他双眼圆睁，大声喝道：“小贼，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明白，还装什么佯？”声发掌到，猛若奔雷，登时又把江海天迫得透不过气来，难以辩解。

华天风忽又叫道：“咦，海儿，你为什么不用大乘般若掌？”江海天已不能分神说话，华云碧代他答道：“爹，海哥不是说过吗！他只懂得这门武功，却还未曾练过，你怎么忘记了？”她心里

暗暗担忧，以为父亲已是病得糊里糊涂了。

果然华天风便自言自语：“唔，是我糊涂了。不过，却有人比我更加糊涂！”华云碧怔了一怔，问道：“爹，你说什么？”华天风道：“这个人深通武学，想来当会知道大乘般若掌能伤奇经八脉，他不去缉捕真凶，却把一个不会使大乘般若掌的人当作真凶，这岂不是比我更糊涂么？”

云召猛地一怔，心中想道：“不错，他给我迫得这般狼狈，要是会使大乘般若掌，早就该使出来了！”想至此处，不由得便收回双掌，跳出圈子，大声说道：“好，你既说我糊涂，那我就先问个明白。”

江海天喘过口气，迫不及待地便把刚才想说的话先说了出来：“云老英雄，你说我自己做过的事情我该明白，可是我却实在不明白！我们借住宝庄，未蒙容纳，我确是发了几句怨言，难道这就该死罪？”

云召睁大了眼睛，仔细打量了江海天一会，说道：“我的管家拒不收容，你们也不该偷闯我云家庄，再施暗算呀？请问你们与我的儿女何冤何仇，为何要几次三番，赶尽杀绝？”

江海天大为诧异，忙道：“我们未蒙收容，立即头也不回地走了，几时再到过宝庄？再说，你的公子和小姐，我一个也不认得，这话从哪儿说起？”

云召皱了眉头，现出极其疑惑的神情，忽地朝着华天风道：“你是何人？你又怎知道我的儿女受伤？好，我姑且相信他们不是这小……这小子伤的；然则真凶又是哪个？”显然听得出来，他本是想说“小贼”的，话到口边，却改成了“小子”虽然故意未消，但已是和缓多了。

华天风缓缓说道：“小老头姓华，名唤天风。令郎令媛，今日在祁连山遇难，我们恰巧藏在附近，未曾目睹，却也耳闻。只因老夫身受重伤，惭愧未曾援手。那真凶的来历，我也毫无所知。”

云召又吃一惊，忙道：“你当真是华山医隐华天风？”华天风笑道：“那华天风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为什么要假冒他的名字？”



云召身形一起，忽地似兀鹰一般，向华天风扑去，华云碧大吃一惊，慌忙一剑刺出，华天风喝道：“碧儿，走开！海儿，你也休来！”喝声甚是严厉，江海天给他喝住了，但华云碧那一剑却已收手不及。

云召衣袖一拂，但见剑光过处，云召的衣袖已给她削去一幅，随即听得“当”的一声，华云碧的宝剑脱手坠地。

说时迟，那时快，云召已一掌向着华天风前胸“印”下，江海天这一惊非同小可，但他刚喝得一声“老匹夫……”底下的骂语还未曾说出，却已见云召向华天风深深一揖，说道：“怨老夫无礼，你果然是受了重伤，也果然是华山医隐华天风！”

原来云召是个深通武学，且又老于世故的江湖大行家，就在他这掌力欲吐还收之际，已试出了华天风的真伪。第一，华天风若是坏人，决不会将江海天喝住，任由他掌印心胸，冒这生命之险。由此也可见华天风是英雄识英雄，对他完全信任；第二，他这一掌印下，已试出了华天风确是功力已经消失，并非故意装病。云召的掌力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一有所觉，掌力立即全部撤回，故此对华天风毫无伤害；第三，他指头沾着华天风的肌肤，便感到烫手，他见多识广，立即了然于胸，知道这是受了蒲卢虎的毒掌所伤。由此，也就可以确定了这人便是华山医隐华天风，因为倘若换了别人，身中剧毒，决难活到现在，而且还可以谈笑自如！

但是，他虽然试出了华天风的真伪，对江海天却还有点怀疑，当下不由得问道：“华老先生，这两位端的是谁？”华天风道：“这是我的小女云碧；他是金大侠金世遗的徒弟江海天，也是我的干儿。他们两人自昨晚至今，从未曾离开过我半步！”

云召“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原来是金大侠的弟子！”旋又自言自语道：“这就真的奇怪了，我自信老眼无花，那么我刚才所见的这人却又是谁？”

江海天大为诧异，正待问他，忽听得云召喝道：“是谁？”就在这一瞬间，只见一条人影，从林子里冲出来，猛地喝道：“好小子，我姓韩的与你拼啦！”呼呼声响，两件黑越越的东西向江海天倏地飞来。听这劲风，这人发暗器的功夫是第一流高手。